沈三白师爷生涯考略

——《浮生六记》发隐

李　乔

沈三白，名复，清代乾嘉时人，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浮生六记》的作者。

《浮生六记》问世以后，备受文人学士的青睐，专门谈论此书的文章及在各种文章中涉及此书的文字，不可胜计。近年来，又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校点本、注释本。这些文章、注释在谈到沈三白从业的经历时，大都相当简略，往往以"一生游幕"、"习幕经商"等寥寥数语概括之；在有的注释中，对沈三白从事幕业的有关文字的解释也很不准确，如把"幕府"释为"官衙"，等等。《孟子·万章下》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读《浮生六记》，就必须弄清沈三白究竟为何许人。这样才能真正读懂《浮生六记》，同时也能因此而深入了解清代幕业的历史状况。以往人们之所以对于沈三白的游幕生涯只有简略的了解，大概是因为《浮生六记》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太少。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细心爬梳、索解，还是能考索出沈三白从业经历的许多情况的。沈三白一生以游幕为主，经商是很次要的，所以，沈三白就社会职业而言，主要是个师爷。本文所考索的，就是沈三白的师爷生涯。《浮生六记》是作者的自传文，作者谓所述皆"实情实事"①，因此，此书是了解沈三白的最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一、沈三白是个师爷

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说到自己的经历时，多次提到以下词语：

1、习幕。"余则从此习幕矣。"②

2、游幕。"余游幕三十年来……"③

3、幕游。"此余幕游以来，第一好居室也。"④"值余幕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⑤按，芸，即沈三白的妻子陈芸，她善女红，能吟诗，与沈三白是一对"鸿案相庄"的幸福伴侣。

4、浪游。"此抛书浪游之始。"⑥

5、笔耕。"笔耕而炊，终非久计。"⑦

6、幕。"余幕泰州时。"⑧

7、馆。"余馆真州。"⑨"余连年无馆。"⑩"张亦失馆，度岁艰难。"⑪

这些词语，在清代都是相当流行的，在这里所说的都是当师爷。"幕"，指幕府，清代地方衙门的幕府指师爷班子或师爷的办公地。师爷在清朝正式官文书中称为"幕友"、"幕客"、"幕宾"，但"师爷"一称最流行，使用最广泛。"幕"作动词用时，指作幕，即当师爷。"习幕"，既指学习幕业，又指从事幕业。"游幕"、"幕游"、"浪游"也都是指当师爷；所用"游"字，概括了当师爷的重要职业特征，即抛妻别子，随官赴任，奔走各地，浪迹天涯。"笔耕"，在这里也是代指当师爷，因为师爷的主要工具是笔，所谓"操三寸管，臆揣官事"⑫，

师爷又称为“刀笔师爷”。“馆”，作名词时指幕馆、馆地，即师爷的办公地，也指幕职，做动词用时也指当师爷。总之，上引这些多次出现在《浮生六记》中的词语都表明沈三白是一个师爷，一个清代重要的社会职业群体——师爷中的一员。

二、沈三白是苏州籍师爷，也可说是泛称意义上的“绍兴师爷”

“绍兴师爷”一词，在人们使用时一般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绍兴籍师爷，即乡籍是绍兴府（含山阴、会稽、余姚、萧山、诸暨、上虞、嵊、新昌八县）的师爷；一是专指绍兴籍刑名师爷[13]；一是泛指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师爷，特别是泛指刑、钱师爷。第三种含义是由第一、二种含义辗转流传后形成的，人们说起某人是师爷时，往往不说“师爷”，而说是“绍兴师爷”，却不细问其是否真是绍兴籍，在这里，“绍兴师爷”已成为师爷特别是刑、钱师爷的代名词，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泛称。形成这种泛称的原因，是因为绍兴籍师爷在师爷中具有典型性，且名声最大。沈三白家“居苏州沧浪亭畔，”[14]是苏州籍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绍兴师爷，但却是泛称意义上的绍兴师爷，他除了籍贯与绍兴籍师爷不同外，其他的师爷特征都与绍兴籍师爷并无二致，因此，沈三白无疑是绍兴师爷一类人物。在《浮生六记》中，沈三白提到在吴江县幕府中“与山阴章蘋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顾霭泉诸公同事”，[15]在海宁州幕府“与白门史心月、山阴俞午桥同事”，[16]其中山阴章蘋江、俞午桥都是标准的绍兴籍师爷；沈三白本人与武林章映牧、苕溪顾霭泉、白门史心月等师爷，除了籍贯与章蘋江、俞午桥不同外，其他的师爷特征都是一样的。绍兴是著名的师爷产区，俗谚“无绍不成衙”表明了绍兴籍师爷分布的广泛。苏州实际上也是个出过很多师爷的地方，是师爷的摇篮。主编过幕学名著《入幕须知五种》的清代名幕张廷骧就是苏州人，沈三白在《浮生六记》卷三、卷四中说到的他的知己之交顾金鉴和友人张禹门也都是苏州籍师爷。沈三白本人正是苏州“出产”的许许多多师爷中的一个。

三、沈三白是个学有师传、有家学渊源、子承父业的师爷

清人顾肇熙在《入幕须知序》中说：“幕为专门名家之学。”意思是说，作幕当师爷是一门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之学。这种幕业的专业知识称为“幕学”或“幕道”。特别是其中的刑名、钱谷两种行当，专业知识性就更强。这就需要拜师学幕。师分两类，一是亲缘性的，一是非亲缘性的。前者具有家学的性质。清代师爷的亲缘性很强，常常是父子、祖孙相传或“从戚习幕”，徒弟学的真正是所谓“看家本领”。沈三白学幕的老师，既有亲缘性的，又有非亲缘性的。

沈三白的父亲沈稼夫就是个师爷，曾在山阴、会稽、吴江、海宁等州县作幕。山阴、会稽是绍兴府的倚郭县，即最重要的两个县，绍兴府是所谓正宗师爷的产地，不知出过多少有名的师爷，沈稼夫作为一个外地人，能在山阴、会稽这一绍兴师爷的老窝谋到幕馆，当上师爷，没有较高的作幕本领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沈三白的家学条件是相当好的。沈稼夫既言传身教地教给沈三白幕学知识，同时也给他正式找了个幕学老师——蒋思斋。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写道：“辛丑（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吾父病疟返里。……吾父呼余嘱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可耳。’越日，思斋来，即于榻前命拜为师。未几，得名医徐观莲先生诊治，父病渐痊。……而余则从此习幕矣。”[17]沈稼夫原估计自己一病不起，便决定让沈三白拜师学幕，继承己业。后来沈稼夫的病竟痊愈了，而沈三白则因父病这一契机而终生当了师爷。沈稼夫的把兄弟蒋思斋是沈三白学幕正式拜的老师。

清代随师学幕的地点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幕师有馆地，徒弟便随到馆地；一是如果幕师暂无馆地，徒弟则吃住在幕师家中。沈三白常随有馆地的蒋思斋到幕馆中"随事勤习"。《浮生六记》写道："思斋先生名襄，是年（乾隆四十六年）冬，即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18]又，"癸卯（乾隆四十八年）春，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19]后来，沈三白又常跟随在州县幕中任职的父亲边干边学，即一面当助手，一面继续接受父亲的幕学指教。《浮生六记》写道："甲辰（乾隆四十九年）之春，余随侍吾父于吴江何明府幕中。"[20]"随侍"二字，是清人说到随长辈学幕并做助手这一情况时的常用语，如著名绍兴师爷许葭村在《秋水轩尺牍·与黄封三》中写到他的表兄、师爷黄封三的儿子"随侍"黄封三："老表兄邀游塞外，得令郎随侍莲帷，晨昏分筹笔之劳。"[21]"莲帷"指幕府、幕馆，"随侍"即指边当助手，边学习幕业。沈三白"随侍"父亲与黄封三之子"随侍"父亲的情形是一样的。

四、沈三白弃书习幕是出于生计原因

沈三白习幕之前在家读书，准备走科举之路。但当师爷的父亲病重，怕自己死后沈三白的生计成为问题，便让他继承己业，拜师学幕。其父对沈三白说："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可耳。"[22]沈三白把这一抛弃举业而习幕之举称为"抛书浪游"[23]。所谓"数本书"之书，"抛书浪游"之书，指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科举用书。清代读书人如果不再读书走科举之路，而去当师爷，便常说是"弃书读律"、"弃书习幕"，沈三白所说的"抛书浪游"也正是这个意思。清代读书人选择幕业，最普遍、最重要的原因是为生计考虑，所谓"以幕疗贫"，如著名绍兴师爷龚未斋说："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24]另一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25]习幕能疗贫，因为该业收入较丰，可以养家糊口，以至达到小康富足。沈稼夫让沈三白抛书习幕，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五、沈三白拜师学幕的年龄和独立应聘作幕的年龄

沈三白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二日，[26]是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文已引，沈三白正式拜师学幕是在乾隆辛丑八月，是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也就是说，沈三白十九岁那年正式拜师学幕。清代学幕者当中，既有年轻人，也有年岁大的，但以年轻人为多，大多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开始学幕。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学幕时二十二、三岁，另一颇有名气的晚清师爷陈天锡十八岁开始学幕，《儒林外史》人物倪廷珠说他"自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沈三白开始学幕的时间与其他年轻人开始学幕的时间大体相同而偏早。

沈三白学幕何时满师，《浮生六记》语焉不详；何时独立应聘作幕，其记载也不很明确，但卷四有这样一句话："余年二十有五，就徽州绩溪克明府之招。"[27]意思是二十五岁那年应绩溪县克姓县令之聘当了师爷。这一年是乾隆五十三年。这句话写得很郑重，这种标明在某地作幕时的年龄的文字，在《浮生六记》中仅此一处。这似乎是沈三白在有意表明，二十五岁那年是他独立应聘作幕的年头。沈三白独立应聘作幕之后，有些时期仍回到父亲身边"随侍"父亲——与父亲同幕，既做父亲的助手，又继续向父亲学习。《浮生六记》写道："甲辰（乾隆五十五年）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28]这时他二十七岁，是到徽州绩溪县做师爷之后两年的事。

六、沈三白是个幕游多年，足迹遍布江浙皖鲁等省的师爷

当师爷的重要职业特征是远离故土，随官赴任，幕游各地，过的是一种轮蹄征逐、浪迹天涯的飘泊生活。名幕汪辉祖做了三十四年师爷，先后在江浙十几个府州县衙中任职[29]，名幕

龚未斋作幕几十年，遍历华北地区。[30]沈三白比汪、龚二人并不逊色，他在《浮生六记》中说："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31]可知他游幕的时间长达几十年，足迹更是遍布天下。在《浮生六记》中留下记录的他曾经游幕（包括随侍父亲游幕）过的地方有：

1、邗江。"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32]邗江，指扬州府，即今江苏省扬州市。

2、真州。"壬子春，余馆真州。"[33]真州，指扬州府之仪征县，即今江苏省仪征市。

3、泰州。"盖余幕泰州时，……"[34]泰州，即今江苏省泰州市。

4、江都。"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倩余代庖三月。"[35]江都县为扬州府倚郭县，即今江苏省扬州市。

5、奉贤。"是年冬，即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36]奉贤县，时属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市。

6、维扬。"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37]维扬，指江苏省扬州府。

7、吴江。"甲辰之春，余随侍吾父于吴江何明府幕中。"[38]吴江县，时属江苏省苏州府。

8、海宁。"至海宁，与白门史心月、山阴俞午桥同事。"[39]海宁州，时属浙江省杭州府，今为海宁县。

9、绩溪。"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招。"[40]绩溪县，时属安徽省徽州府。

10、青浦。"遂就青浦杨明府之聘。"[41]青浦县，时属江苏省松江府，今属上海市。

11、莱阳。"明年二月，余就馆莱阳。"[42]莱阳县，时属山东省登州府，即今之莱州市。

12、江北。"余馆江北四年。"[43]江北，指长江以北。

从这些记录看，沈三白游幕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包括江浙皖鲁等省，但主要是江浙二省，这与和他同时代的名幕汪辉祖在江浙作幕几十年的情形是一样的。

七、沈三白是个基层衙门的师爷

清代地方衙门，不论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 使等高级衙门，还是州县基层衙门，都有师爷。高级衙门的师爷不直接亲民，很少直接审理案件、督催钱赋．而是操办高层幕务，其待遇较高。基层衙门的师爷则直接亲民，直接处理刑名、钱谷等大量具体、琐碎的事务，其待遇相对较低。沈三白一生当的基本都是基层衙门的师爷。从前述沈三白游幕的地方看，他除在扬州府随幕师学习过幕业外，都是在州县衙门中当师爷，他干的都是亲民的事务，是具体、琐碎的事务。

八、沈三白可能懂得刑名之学，也可能就是个刑名师爷或刑钱师爷

师爷的种类很多，州县衙门中的师爷一般有五种，即刑名、钱谷、书启、征比、挂号。这五种师爷并不是每个州县都俱全，有的州县只有二三种或一二种。在这几种师爷中，刑名、钱谷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州县的师爷种类再少，也必有刑名、钱谷师爷，即使只有一个师爷，也往往是刑、钱兼于一身，称为刑钱师爷。沈三白在州县衙门中任师爷，必是上述各种师爷中的一种。

为什么说沈三白可能懂得刑名之学，甚至可能就是个刑名师爷或刑钱师爷呢？因为，其一、沈三白曾正式拜师学幕。清代这种拜师学幕者所学的多是刑名、钱谷之学。在刑名、钱谷、书启、挂号、征比这几种幕业行当中，以刑名、钱谷的专业性最强，必须从师学习才能掌握，其他几种则专业性较弱，不一定要从师学习。晚清师爷陈天锡说："学幕是学习刑钱之通称。"[44]他把幕学全都归结为刑钱之学。汪辉祖甚至说："幕之为学，读律而已。"[45]沈三白是正式拜师学幕的，虽然他在《浮生六记》中未明确说出学的是什么行当，但一般来说，这种正

式拜师学幕者，学的多是刑名、钱谷之学。其二、沈三白曾参与过案件的处理。他在书中写道："盖余幕泰州时，有曹姓，本微贱。一女有姿色，已许婿家。有势力者放债谋其女，致涉讼。余从中调护，仍归所许。"[46]要在这桩放债谋女案中进行"调护"——对弱者施以援手，不懂得一些刑名之学是不行的，沈三白通过"调护"而使案子按照己意了结，这表明他是懂得刑名之学的，否则很难获胜，也表明沈三白可能就是审理这件讼案的刑名师爷或刑钱师爷。

如果要认定沈三白就是刑名师爷或刑钱师爷，仅有上述两条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因此，笔者只做推测，不做认定。

九、沈三白是个穷师爷

在清代，师爷的收入一般足够基本的生活之需，一些名幕或高级衙门的大幕，因收入较丰，生活过得还相当富足。但有一种师爷，生活却相当贫困，这就是所谓"搁笔师爷"。"搁笔"，顾名思义，即搁置刀笔，未行笔耕；"搁笔师爷"，即未找到馆地或失去馆地的师爷。这种师爷没有任职，也就没有收入，所以生活困穷。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范家》中有云："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沈三白虽然做幕多年，但其间常做搁笔师爷，所以生活一直较为困穷。沈三白是个倍受"搁笔穷"折磨的师爷。《浮生六记》留下了很多他因"搁笔"而困穷的记述。例如：

1、"余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47]这是说因没有谋到幕馆而卖画度日，过着艰辛的生活。

2、"夜至江阴江口，春寒彻骨，沽酒御寒，囊为之罄。踌躇终夜，拟卸衬衣，质钱而渡。"[48]旅费不足，竟至欲卖掉御寒之衣。

3、"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倩余代庖三月，得备御寒之具。"[49]此言因有一师爷暂离幕馆而请自己代理幕职，故有了一些收入，解决了冬日御寒的问题。

4、"（芸娘死后），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相助，余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亲为成殓。"[50]爱妻去世，竟无钱装殓，幸得人相助，加之变卖家产，才将装殓之事办得。

5、"明年春，将之维扬，而短于资。有故人韩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访焉。衣敝履穿，不堪入署，投札约晤于郡庙园亭中。及出见，知余愁苦，慨助十金。[51]"旅费不足，向人央告，衣破鞋破，竟至不堪入署的地步。

类似内容的记载，《浮生六记》中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这些记载，无疑说明沈三白是一个穷师爷。虽然书中也有一些沈三白花钱嫖妓的记载，但这种生活只是一时的，穷困才是沈三白生活的常态。

搁笔师爷的出现，源于师爷间对于幕馆的竞争。龚未斋曾描绘过清代师爷激烈地竞争幕馆的情况："百人就幕，入幕者不过数十人。……一省只此百十余 馆，而待聘者倍焉，此中夤缘以势，结纳以利，捷足者先登，下井者投石，人情叵测，世路崎岖，盖有不可胜言！"[52]沈三白"搁笔"，就是他竞争幕馆失利的结果。在沈三白的心目中，能谋到幕馆就是生活中的最大幸事了。他的爱妻芸娘亡故后，他在芸娘的坟前祷祝的就是希望芸娘的亡灵能保佑他谋到幕馆。他在《浮生六记》中写道："重阳日，邻冢皆黄，芸墓独青。……余暗祝曰：'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53]阵阵秋风，使他倍感谋馆的急迫性，他把种种生活希望都寄托在能谋到幕馆上了。

十、沈三白是个正直的师爷

师爷有优劣之分，既有品学俱优、刚直不阿的师爷，也有品行不端、谋私作恶的劣幕。沈

三白是个正直的师爷。这可以从《浮生六记》的一些记述中看出来。

1、沈三白在一桩放债谋女案中帮助受害者打赢了官司。这桩案件，前文已引述。在此案中、恶者有钱有势，逼债谋女，善者无钱无势，行将受害，沈三白站在善者、弱者一方，对其鼎力相助，使得恶者败诉，善者获胜。沈三白颇类《水浒传》中解救金翠莲父女、拳打镇关西的鲁达。

2、沈三白厌恶官场官衙中的龌龊黑暗，宁肯弃儒经商。他写道："余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34] "热闹场"指官场官衙，"儒"在这里指当师爷。清代的官场官衙，弊端极多，卑鄙龌龊之状触目皆是，沈三白品性刚直，看不惯这些怪现状，便毅然做出了弃儒经商的决定。虽然后来因经商不顺而重当师爷，但沈三白的刚直性情却在此事中显现无遗。

3、沈三白是个不会溜须拍马、随人俯仰的骨鲠之士。他写道："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35]在官场上，凡是喜独出己见，不随人是非者，必不是拍马溜须者。沈三白的自白，表明了他在官场上以及平素为人处世的一贯态度。

4、沈三白是个宁贫不贪的师爷。本来，师爷手握刀笔，做事公门，受贿贪赃是很容易的，所谓"笔头溜一溜，银子一畚斗"；如果在师爷任上时多贪一点，即使一时失馆搁笔了，也不至于弄得穷困至极。但沈三白却很穷，且一生都没有富过，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他的穷，其重要原因，当是因为他平素在师爷任上时不事贪敛（在前述沈三白帮助曹氏父女打官司一事中，如果沈三白站在放债者一方，是能够得到很多钱财的），结果一旦失馆便弄得相当困穷。沈三白的困穷，可以作为他是个清廉的师爷的重要佐证。

十一、沈三白对从事幕业感到不快和厌烦

沈三白从事幕业是他父亲的主意，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沈三白本人对幕业谈不上有兴趣，而是作为谋生手段来看待的。在《浮生六记》中，常可看到他流露出对从事幕业的不快和厌烦的情绪。

在《浪游记快》一卷中，他记述了父亲病中命他拜师学幕的情形，在这段记述之末，他写道："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36]可以看出，沈三白对从事幕业是很感不快的，他在写这篇传记文时，若不是考虑到拜师学幕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则根本不愿去记述它，因为他认为"此非快事"。《浪游记快》提到了不少作幕的事，但所记的快事，基本都是游览名胜、娱乐交游等作幕以外的事，对于作幕本身，则无快事记之，相反，却感到作幕妨碍了自己游览山水名胜的雅兴。他写道："惜乎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山水怡情，云烟过眼，不过领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寻幽也。"[37] "轮蹄征逐"，指乘车马应幕主之召随行，"处处随人"之人，指幕主。他觉得处处要听幕主的安排，结果使那些美景如过眼云烟，不能细细品味，太遗憾了。

《坎坷记愁》是《浮生六记》设置的专记坎坷愁苦的专卷。所记的内容有相当多的都是因从事幕业特别是因失馆而带来的种种坎坷愁苦，诸如"啇柴计米"、"枵腹忍寒"、典卖衣物等等。这些记述的字里行间，明显地流露出沈三白对作幕生涯的不快和厌烦，许多情节都是痛苦的回忆。清代的师爷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不快和厌倦，是很普遍的现象。师爷名著《雪鸿轩尺牍》和《秋水轩尺牍》中就有很多作者对幕业的牢骚话。如龚未斋说自己是"天涯沦落人"、"薄命劳人"，许葭村感叹说："半担琴书，一肩风雨，作东西南北之人，每自寻思，不胜感慨！"沈三白对幕业的不快和厌烦与龚、许二人的情绪是一样的。

十二、沈三白是个多才多艺的师爷，其才艺与师爷生涯有关

1、沈三白是个写小品散文的圣手，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浮生六记》就是证明。这是一部卓越的小品散文作品，一部文学珍品。关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特色，清代以来评论文字相当多，其中俞平伯为该书重刊写的序言中的评论尤为中肯，有云："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59]这段评论，足能帮助我们领略沈三白的才气和文学造诣。《浮生六记》的某些文学特色，与沈三白是师爷也有些关系。比如，此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全是真性情、真面目，就与他不是斯文举子和正规官员，而是个职业上、精神上较为自由的师爷有关。有人评论他在《浪游记快》中的游记文字道："对于一山一水，很概括的形容上几句，而这些形容的话，却又似'老吏断狱'一般的，一点儿移易不得！"[60]师爷行文、断狱的笔法就是这种所谓"老吏断狱"的笔法——严谨、简洁，板上钉钉，难以移易。《浮生六记》的这种"老吏断狱"般的文风，大概与作者是师爷，平时素有师爷文风是分不开的。

2、沈三白是个画家。他在失 馆时曾开画铺谋生。他的画技如何？以他的天分、悟性和潇洒的性情，画技当是不错的，更何况失馆逼迫他在绘画上努力画出好的作品。绘画大家黄宾虹藏有沈三白花卉一帧。

3、沈三白是个园林、楼阁、盆景等艺术的行家。在《浮生六记》中，有很多谈论这些艺术的文字，都是行家里手之言，外行人决说不出。如谓园亭楼阁等："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61]又如谓盆景："点缀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画，大景可以入神。一瓯清茗，神能趋入其中，方可供幽斋之玩。"[62]这些阐述、评论之言，充满了艺术哲理和实际操作、鉴赏的经验。沈三白所以能成为一个园林、楼阁、盆景等艺术的行家，除了他本人的兴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爷生涯的坎坷，失馆贫寒的苦闷，促使他从这些属于"小经营"的艺术中寻求精神慰籍。

沈三白能文能画懂艺术，可谓一个才子型的师爷。

十三、沈三白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中多师爷

从《浮生六记》看，沈三白一生所接近的人中，除了亲属以外，最多的就是师爷。在亲属中，他的父亲也是师爷。可以说，沈三白一生都生活在师爷圈子中。这是他的师爷生涯所决定的。《浮生六记》中所提到的与他关系密切或较为接近的师爷有：

1、沈稼夫：沈三白之父，师爷。[63]

2、蒋思斋：沈三白的幕师，沈三白之父的把兄弟，沈三白曾随蒋思斋习幕于奉贤，又至扬州。[64]

3、韩春泉：沈三白的朋友，上海县师爷，沈三白愁苦之际曾得到他的接济。

4、周春煦：沈三白的朋友，福郡王的师爷，芸娘病时，曾帮助周春煦绣《心经》一部。[65]

5、章驭庵：沈三白的朋友，扬州师爷，回浙江家乡葬亲时，请沈三白代理幕职。[66]

6、张禹门：沈三白的同乡、朋友，张失馆后，沈三白将亡妻的运柩之费借给他度日。[68]

7、章蘋江：山阴人，沈三白随侍父亲于吴江县幕府时的同事。[69]

8、章映牧：武林人，沈三白随侍父亲于吴江县幕府时的同事。[70]

9、顾霭泉：苕溪人，沈三白随侍父亲于吴江县幕府时的同事。[71]

10、顾金鉴：苏州人，是与沈三白一同受业于蒋思斋的师兄弟，顾为兄，沈为弟，沈三白与之“倾心相友”，谓之：“此余第一知己交也。”[72]

11、史心月：白门人，沈三白随侍父亲于海宁州幕府时的同事，其子史烛衡与沈三白为莫逆之交，被沈三白目为“生平第二知心交”。[73]

12、俞午桥：山阴人，沈三白随侍父亲于海宁州幕府时的同事。[74]

综合来看，沈三白所接触的师爷，包括家人、幕师、师兄弟、朋友、同事等。沈三白与他的师爷朋友关系很好，遇到困难时，经常彼此相助，他自谓的平生第一和第二知己之交，都是师爷圈子中的人。沈三白是个为人仗义、重朋友情谊的师爷，在朋友失馆缺钱时，竟把亡妻的运柩费也拿了出来。当他的第一个知己顾金鉴死后，他便“落落寡交”，深深地怀念亡友，与第二个知己史烛衡交往时，他又常深叹“惜萍水相逢，聚首无多日”[75]。他曾自评曰“多情重诺”，[76]信然。清代师爷有一种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通声气的结友结帮之风，如互相通报各处幕况和延请幕友的动态，帮助失馆的朋友谋馆和解决生活问题等等，从而形成了官场上的师爷网络。沈三白与师爷朋友之间的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风气的表现。

---

[1][14][25][63] 《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此书版本较多，笔者使用的是两种版本，一是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一是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2][3][4][6][7][15][16][17][18][19][20][22][23][27][31][36][37][38][39][40][41][42][43][51][54][55][56][57][64][65][69][70][71][72][73][74][75] 《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

[5][61][62] 《浮生六记》卷二《闲情记趣》。

[8][9][10][11][28][32][33][34][35][46][47][48][49][50][53][66][67][68][76] 《浮生六记》卷三《坎坷记愁》。

[12]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立心要正”及“素位”篇。《佐治药言》为《龙庄遗书》之一种，清刻本。

[13] 周作人《关于绍兴师爷》，见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21] 许葭村《秋水轩尺牍·与黄封三》，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24][30]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周氾荇》，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26] 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

[29]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收入《龙庄遗书》，清刻本。

[44] 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见蔡申之辑《清代州县四种》，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5 年版。

[45] 汪辉祖《佐治药言·须体俗情》。

[52]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答韫芳六弟》。

[58] 此文为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浮生六记》之附录。

[59] 赵苕狂《浮生六记考》，见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浮生六记》。

[60]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第 58 条，中华书局 1987 年版。